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的多重向度与优化路径

盛嘉伟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408000

摘要: 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 通过明确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明人伦的教育目的、重内发的儿童中心、讲家教的德育内容, 将“击蒙”“童蒙”“困蒙”“包蒙”“发蒙”的理念运用在儿童德育,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教育方法紧密结合, 在文化自信下推动儿童德育提质增效, 促进儿童蒙正育德, 蒙以树人。

关键词: 童蒙文化; 儿童德育; 文化自信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Children's Moral Education in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Culture

Sheng Jiawei

Chongqing Industry & Trade Polytechnic, Chongqing 408000

Abstract: In the era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clarifying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social norms for children, emphasizing the child-centered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ing family education in moral content, the concepts of "inspiring the unenlightened",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being trapped in ignorance", "nurturing the unenlightened", and "initiating enlightenment" are applied to children's moral education. By closely combining element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modern educational methods, we aim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ldren's moral education with cultural confidence, thereby fostering children's moral character and nurturing them into upright individuals.

Keywords: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culture; children's moral educ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一、背景

(一) 文化自信: 传承发展童蒙文化的价值意蕴

2017年, 中央两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 要大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其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徐忆农研究中华童蒙读物指出, 陈鹤琴先生提出幼儿教育三大目的与儒家主张的修齐治平思想相通, 至今未过时, 若对其补充完善, 仍可宣传推广。^[1]

金滢坤指出童蒙文化, 是指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主要包括儿童养育、启蒙、生活、健康、游戏、交友、礼俗和选拔等社会活动、制度和传统文化, 以及相关文化思想、风物遗存等。^[2]蔡春娟探析了元代社学的推广对童蒙教育的积极作用。^[3]童蒙文化中的“蒙”是指一种被遮蔽而未明的存在状态, 童蒙文化中德育的目的是养正育德。童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总结形成规范体系的集中体现, 尤其在童蒙读物中体现最为集中。清代书坊的发展为童蒙读物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童蒙文化的普及, 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下宝藏, 为文化自信提供养分。

(二) 蒙以树人: 童蒙道德养成教育的根本旨向

田茂、王凌皓指出, 中国传统蒙养教育中所指的“童蒙”一

般指五六岁至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 童蒙阶段的教育深受重视, 童蒙教育可以为个体打下“学为圣贤”的基础。^[4]郝彩虹在研究中国传统童蒙教化中的成人之道后指出, 在众多童蒙读物中, 《千字文》和《三字经》作为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的代表性著作, 体现了古人对于成人之道的系统思考, “首孝弟, 次见闻”反映出古代社会“先成人, 后成材”的社会价值标准, 并强调了在童蒙教育中家庭教育、道德教育、立志教育的重要性。^[5]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中, “立德树人”不仅存在于当代教育命题, 还是“先成人, 后成材”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现实表现。王睿、王凌皓基于朱熹童蒙教材及读物研究朱熹的道德养成教育思想指出, 朱熹编撰修订《论语训蒙口义》《训蒙绝句》等多部童蒙教材和读物, 激励儿童立修齐治平之志, 成德才兼备之人。^[6]这些童蒙读物都强调了儿童德育的重要性, 并在儿童德育中指明了树人导向。

(三) 家国同构: 童蒙文化道德教育的传统内核

胡芮研究儒家生命伦理的蒙学形态及其演进后指出, 儿童哲学的研究片面强调儿童绝对主体性, 弱化了社会伦理关系在儿童教育中作用的现象日益显著。^[7]童蒙文化中的德育应本着关爱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 擦亮儒家文化的传统底色, 突出文化主体的传统内核。

范瑞平指出, 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和

基金项目: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政策分析视角下早期教育专业课程育人研究”(项目编号: JG2024020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盛嘉伟(1995-), 男, 汉族, 江苏镇江人,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 课程与教学论、学前教育。

自由主义，“某种当代西方不能再体会的真理构成了儒家传统的核心，家庭是社会实在的中心”^[8]。陈苏珍研究朱子齐家思想后指出，朱子齐家思想将道德教化与社会文明融合共进，将“家国同构”与“天下大同”等概念紧密结合，在文明礼仪方面提供了文化认同和凝聚力，让文明的归属以家为基础建构。^[9]这将童蒙文化中大量的儿童德育内容引入家国同构的范畴，更加突出了“天道”“天命”群体观念下，关注群体德行而非个体命运的民族特性。

二、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的多重向度

（一）德育目的：明人伦

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的目的是首要考虑的向度。班高杰研究传统蒙书中的道德养成后指出，伦理道德教育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童蒙教育的核心，而“明人伦”则是伦理教育中的首要问题。^[10]在众多的童蒙读物中，“明人伦”的儿童德育目的旨向诸如《三字经》《千字文》《中庸》等中都有集中体现。在《三字经》中，有“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在《千字文》中，有“盖此身发，四大五常”的表述。在《中庸》中，“五伦”被称为“天下之达道”。家国同构语境下，三纲五常的人伦观念在童蒙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金滢坤在研究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与唐代家教中的“人伦”教育后提出了以“五逆”为中心的人伦观，即“不孝父母为一逆，不爱师友为二逆，事官不勤为三逆，违上命教为四逆，乡党不相唇齿为五逆”。^[11]以“五逆”为中心的人伦观对应父子、师长、君臣、上下、邻里五种关系，注重“明人伦”的德育养成，培养“立身扬名”的儒家君子。这其中，孝顺父母也是评判标准之首。“百善孝为先”，孝道在中国的儿童德育中被视为德行的基本和起点。《三字经》以“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的故事为儿童树立了孝顺的榜样形象，从社会学习的心理学角度为儿童德育提供积极的影响。在《太公家教》中，有“一日为君，终日为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天地君亲师之排列，尊师重教向来是童蒙文化中的关键要求。在《太公家教》中，有“勤耕之人，必丰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这是对对应了人伦观念中勤事官的道德要求。中华民族在农耕与士大夫文化下，鼓励勤耕、勤学、勤政。“违上命教”主要指违背父母之命、师之教，以下犯上，不能做到见贤思齐，制造混乱、招惹弊端。最后，在察举制的影响下举荐看重时誉，因此，乡党之评对科举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成为儿童德育的重要要求之一。《诗经》中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将投桃报李的礼节交往设定为人际交往的关键原则。农业群体生产文化背景下，人际关系的道德养成显得尤为重要，这样的关系纽带也一直延续到了当今中国的文化基因中。

（二）德育主体：重内发

在蒙卦中有对“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强调。在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注重从内发论的角度，重视儿童自身的关键作用力。唐艳指出，蒙卦卦辞中的“亨”字，道出了深刻的生

命内涵。^[12]亨通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一种对无量前途的美好期待。这种内在的亨达欲求为儿童道德发展提供了由内而外的突破力，这种力量在儿童的道德发展历程中具有内生性和潜在性。

“童蒙求我”的逻辑辨析也强调了童蒙的关键主体并非教师或他人，而是儿童自身。教师等他人儿童德育过程中扮演的教育角色应当是资源提供者、环境塑造者、教育引导者与活动观察者，通过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来逐步唤醒儿童内在的精神自觉。

（三）德育内容：讲家教

在《弟子规》中有，“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便是对儿童德育最基本的日常道德行为规范要求。只有扣好人生第一颗纽扣，才能在未来的道德发展中，不逾矩、不放逸、不娇纵。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也提出了对于日常家教的规范要求，“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要求童蒙穿衣更衣、语言举动、洒扫清洁、诵读习惯、饮食夜行等方面关注细节，谨慎行事，着力培养儿童尊师敬长、潜心学习、待人接物应有的理想品质。这其中蕴含了实用务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童蒙文化的精髓，体现家国同构语境下先成人后成事的道德指引。

三、童蒙文化中儿童德育的优化路径

从蒙卦中“击蒙”“童蒙”“困蒙”“包蒙”“发蒙”的理念阐释出发，童蒙文化中的儿童德育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教育方法结合，探寻儿童德育提质增效路径。

（一）击蒙

蒙卦中有“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在儿童德育过程中，应在必要的场合与时机使用惩罚的教育方式，帮助儿童及时意识到行为的不当性，规范道德行为。在《三字经》中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三字经》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说明了儿童早期的品性大都相当，从心向善，但如果举止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教育，便会向不良的方向发展，导致行为失范。

王瑾研究蒙卦中的童蒙教育思想理念，指出对于儿童的道德教育要适当运用惩罚。《颜氏家训·教子》曰：“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咎罚。”在传统童蒙文化中，儿童时期施行教育最为容易，引导儿童正确地言行，及时教育，这将免去日后许多额外的麻烦。^[13]惩罚的运用应当坚持适度的原则，惩罚的目的是教育儿童、感化儿童，应避免为了惩罚而惩罚的心理，使儿童产生对抗心理或习得性无助的表现。

（二）童蒙

从“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逻辑辨析中即可看出儿童是童蒙教育的主体，应充分激发儿童自身的潜力，尊重儿童的主观

能动性。林孝斌、谢文郁指出，通过追溯《周易》文本中的蒙卦，或可以展现主体意识的建立问题。蒙卦呈现出万物初生的“充盈”状态，这种“稚而萌”的生存状态预示发展倾向的各种可能。^[14]在儿童德育的过程中，应意识到教与被教的辩证关系中，引导和鼓励儿童主动提问、主动发现、主动创造，而不是教师或其他者强制命令。

儿童有自我德育的本能和倾向。在《小儿语》中有，“白日所为，夜来省己，是恶当惊，是善休喜”。在童蒙文化中，鼓励儿童向内自省，从主观的道德认知角度，反思所作所为，做出自主的道德评价。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用贴近儿童生活实际的道德养成教育引导幼儿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最终才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即通过具象的儿童活动，深化儿童对抽象道德概念的体悟。儿童德育的过程可设置主题活动，让儿童亲自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教之以事，蒙以树人。

（三）困蒙

然而，在童蒙的过程中，由于认知水平有限、发展阶段变化快、外界影响因素多等原因，儿童的道德观念体系可能出现自相矛盾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便被称为“困蒙”。在自相矛盾的道德观念体系影响下，儿童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会产生自相冲突。

在困蒙的情况下，儿童需要被给予足够的关注，及时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足够的关注可以来自教师，可以来自家长，也可以来自同伴。《礼记·学记》中有，“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此处之“友”，所指的对象同样可以是宽泛的。如果没有交流与探讨分享，没有教学相长，没有互相提携，“困蒙”就会一直持续。探寻“困蒙，吝”的缘由后，便可通过更多的集体学习、伙伴合作、师徒帮带等形式切磋技艺，增长见识，走出“困蒙”。

（四）包蒙

梅珍生指出“包蒙”之“吉”，在于它能够容纳异于己的“他

者”；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差别，而是为了让“蒙昧”之人找到通向光明的路。^[15]这启示儿童德育应当体现有教无类的包容性。教育对象上应当不以儿童的个体差异为阻碍，而要因材施教，尊重每个儿童的个体差异性，引导每个儿童立志成才。

《三字经》有“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一段，表达了童蒙中对儿童德育方向性的成人成事的指引。通过学以致用，声名远扬、光宗耀祖、恩泽子孙，达到儒家传统立志教育所蕴含的经世致用观。立身行道、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儿童德育的主要社会化目标，如今同样应当引导儿童立志高远，同时也需要注意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平等地拥抱每一种职业的价值。

（五）发蒙

儿童道德主体性的激发需要“发蒙”者的引导，从而摆脱蒙昧无知的状态。在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中，应强调教师的教法与儿童的主体性激发。教师需要通过相机引导、观察记录、启发诱导等灵活的方法，激发儿童探索的兴趣。

“发蒙”的过程应为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境”，在充足的教学准备前提下，引导儿童在典型案例的思考中发展道德水平，并激发儿童主观精神中的敬畏情感。启发儿童的认知内容不仅是家庭层面的，上升到社会、国家层面的内容也是必要的，从而推动个人主体性潜能与家国同构紧密联结。

四、结语

通过“击蒙”“童蒙”“困蒙”“包蒙”“发蒙”的理念在儿童德育中的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教育方法紧密结合，在文化自信下推动了儿童德育提质增效，促进儿童蒙正育德，蒙以树人。

参考文献

- [1] 徐忆农. 中华童蒙读物的源流与传承价值 [J]. 新世纪图书馆, 2018, (03): 16-25.
- [2] 金滢坤. 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01): 1-5.
- [3] 蔡春娟. 元代社学与乡村童蒙教育的开展 [J]. 河北学刊, 2018(4): 75-80
- [4] 田茂, 王凌皓. 中国传统童蒙读物对儿童交往能力的培养研究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8, (06): 205-211.
- [5] 郝彩虹. 中国传统童蒙教化中的成人之道——《千字文》和《三字经》中的社会化思想研究 [J/OL].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8[2025-01-04]. <https://doi.org/10.15886/j.cnki.hnus>.
- [6] 王睿, 王凌皓. 朱熹的道德养成教育思想研究——基于其童蒙教材及读物的分析 [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7, (06): 55-59.
- [7] 胡芮. 儒家生命伦理的蒙学形态及其演进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12): 165-175.
- [8] 范瑞平.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0.
- [9] 陈苏珍, 詹石窗. 朱子齐家思想的哲学建构——以朱子家庭教育化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3(01): 23-31.
- [10] 班高杰. 人伦与规范: 传统蒙学中的道德养成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 40(07): 22-28.
- [11] 金滢坤. 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与唐代家教中的“人伦”教育解析——以“五逆”为中心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12): 83-94+282.
- [12] 唐艳. 尊天性而施教化——蒙卦儿童哲学意蕴阐发 [J]. 周易研究, 2022, (01): 34-38.
- [13] 王瑾. 《周易》蒙卦的童蒙教育思想理念 [J]. 教育学报, 2018, 14(04): 111-117.
- [14] 林孝斌, 谢文郁. “童蒙求我”与中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建构——关于《周易》蒙卦的一种生存分析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2, 59(06): 64-74+163.
- [15] 梅珍生. 解蔽与启蒙: 蒙卦的存在论诠释 [J]. 江汉论坛, 2020, (10): 69-75.